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The cover features several thick, horizontal, wavy brushstrokes in a vibrant yellow color, set against a plain white background. The strokes vary in thickness and have a textured, hand-painted appearance,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artistic expression.

# 给青年 艺术家的信

蒋勋 著

# 给青年 艺术家的信

蒋勋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青年艺术家的信/蒋勋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9.5

ISBN 978-7-108-03006-1

I. 给… II. 蒋… III. 艺术-工作人员-职业道德  
IV. J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7084 号

责任编辑 薛松奎

装帧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图 字 01-2008-2576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5

字 数 66 千字

印 数 0,001-8,000 册

定 价 15.00 元

## 目录

第一封信	南方的海	1
第二封信	故乡与童年的气味	14
第三封信	空	27
第四封信	La vie est d'ailleurs	41
第五封信	Andrei Rublev	55
第六封信	苦	68
第七封信	童年的声音	83
第八封信	金石丝竹匏土草木	96
第九封信	山色有无中	109
第十封信	烛光	122

## 第一封信 南方的海

丫民：

我收到你的信，知道你去了南方。

你信中提到空气里海的气味，使我想起了昆布、海藻、贝壳、牡蛎或鱼族身上鳞片和湿滑的黏液。当然，还有盐，潮湿的、在空气里就饱含着的盐的气味，使一阵阵吹来的风，像一匹垂挂在空中飞不起来的、沉重的布，沉甸甸的，可以拧出盐来。

你说，闭起眼睛，就能闻到风里带来一阵一阵海的味道。

我想象着你的样子，闭起眼睛，深深吸一口气。深深吸一口气，鼻腔里都是海的气味。喉管里也是，那气味逐渐在肺叶里扩张，充满肺叶里每一个小小的空囊，每一个空囊都因此涨满了，像许多小小的海的气泡。气泡上上下下浮动，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着。

丫民，气味是什么？是空气里最细微最小的存在吗？

我睁开眼睛，看不见气味；我伸出手去抓，也抓不到气味。

但是，气味确实存在，散布在空气的微粒中，无所不在。

我们常常被不同的气味包围着。

如果在南方，你就被海洋的气味包围了。

我相信，你还没有看见海，还没有听见海，那一阵阵的海的气味就袭来了。

气味无所不在，气味也无远弗届。

你觉察到了吗？动物的嗅觉非常敏锐，它们似乎常常依靠嗅觉里的气味找到食物，也常常依靠嗅觉里的气味警觉到危险。你看那在街上流窜的狗，总是在街角和电线杆下嗅来嗅去。有人告诉我，狗在它跑过的地方便溺，是在留下身体的气味，用这些散布的气味，连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这个故事使我想了很久，人类的势力范围，从个人，到家庭，到国家，也都有防卫的边界。用围墙、瞭望站、堡垒、铁丝网、各种武器和警报系统，多是视觉上可见的边界。狗的边界竟是嗅觉的边界吗？在生物的世界，还有物种是依赖嗅觉存活与防卫自己的吗？

小时候常蹲在地上看昆虫，昆虫来来去去，有一种敏捷，像蚂蚁，好像有一种嗅觉的准确，好像靠气味沟通，连成一条浩荡的行列，组织成严密的结构。只是我一直很遗憾，对它们气味的世界所知甚少，我却也因此开始审视许多动物身上存留的敏锐的嗅觉经验。

你记得五代人画的一幅“丹枫呦鹿”图吗？在一片秋深的枫林里，一头大角麋鹿，昂首站立，它似乎觉察到空气里存在着不是同类的体嗅。它在空气中辨认那气味，逐渐靠近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确定。可能是一头花豹的气味，远远就在空气中传出了警讯，使麋鹿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奔逃。

麋鹿依靠空中散布的气味，判断危险的存在，远比它听到或看到得更早。嗅觉发布的警告，往往在听觉视觉之前，当然，也更在触觉与味觉之前。

嗅觉仿佛是最不具体的感觉，气味是最不具体的存在。但是，却是最机警的感官，也是最纤细的存在。

对许多家庭来说，蟑螂和老鼠是最头痛的东西，食物怎么储藏，好像都会被它们找到，但是也不得不佩服，这些动物嗅觉的敏锐。我在想，我们还有多少用嗅觉寻找物件的能力？

丫民，我想象着你在海洋的气味里沉迷陶醉的模样。

海里除了盐的咸味，还有一种腥味。

盐的咸味接近味觉，但不是味觉，不是经由口腔味蕾感受到的咸，是空气里潮湿的水分中饱含的咸。

腥，好像比较难理解。

我想象，腥是许许多多大海里死去的鱼类、贝类、海藻类的尸体的气味的总和吧？

我去过一些渔港，刚捕捞上来的新鲜的鱼，带着一种活泼生猛的气味，和腥味不同。腥味好像是死去已久的鱼的尸体在空气中持久不肯散去的忧伤怨愤。

一片大海里，有多少死去的鱼的尸体？分解了，被腐蚀了，化成很小的部分，还会被虾蟹啄食，被虫豸吸吮。最后，没有什么会被看见，好像消逝得干干净净，但是，气味却还存在，气味弥漫着，好像证明那存在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强烈。

气味是生命最后，也是最持久的坚持吗？

所以，丫民，你闻嗅到的海洋的气味，是多么古老的记忆。

是的，空气里嗅觉的记忆，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最难以描写的一种感官，却这么真实地存在着。



古老的埃及人，很早就使用了香料。从植物中提炼的香精，用小瓶子储存着，女人们盛装时，把特别设计的小瓶子藏在发髻中，便一直散发着使男人察觉、却找不到来源的气味。

气味好像与本能的记忆有关。

许多动物是靠着气味寻找交配的对象。

因为肉体上一种特殊的性腺的分泌，使雌雄动物有了欲望，有了发情与交配的季节。

在视觉和听觉的选择都还不强烈的时期，人类是否也曾经像动物一样，依靠嗅觉寻找交配的伴侣？

在路上，看到猫狗相遇，注意到它们总是习惯性地嗅闻彼此的下体，辨识交配的对象。

人类也有过那样的阶段吗？

嗅觉是更贴近原始本能的记忆吗？

丫民，我闭着眼睛，回溯向自己嗅觉最初记忆的深处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母亲的子宫内成了胚胎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细小的胚胎有了感觉。我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，都还在懵懂中，一切混沌暧昧，那时，我是否能够嗅到什么？

我最早的嗅觉，是母亲的身体吗？

我好像浮游在水中，我已经有了触觉吗？

丫民，我都不确定，我只是想模仿你，闭起眼睛，像一个包围在海洋中的胎儿，用那样真实的方式去感受海，感觉外面的世界。

是的，我最初嗅觉的记忆，是母亲的身体。

我是母亲哺乳的。我常常在嗅觉里寻找母亲身体的记忆。我吸吮母乳时，眼睛是闭着的，我感觉到母亲厚实沉稳的胸脯，微微呼吸的韵律；我感觉到母亲的体温，像暖暖的洋流，一波一波袭来；这些触觉的记忆，一直非常清楚。但是，有一些记忆，不那么具体，好像是一种气味，我可以闭着眼睛，完全放心，相信母亲这么近，我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包围着，是母亲身体的气味。

大了以后，我跟母亲很亲。母亲常笑我，说我吃完了奶，安心趴在她胸前睡着了，睡得香甜，但是，母亲把我递给别人，一换手，我即刻警觉了，便大哭起来。

所以，母亲身体的气味不正是很具体的吗？

母亲又说，我长到很大，断了奶，却还是要在手中攥着一块擦奶的布，才能安稳睡着，布一抽掉，便又惊醒了。

母亲的身体在我嗅觉里的记忆如此持久吗？

初生的动物，总是用口鼻钻在母体怀中索乳，眼睛是闭着的。

丫民，是不是我们的视觉用得太多了，总是用眼睛看，遗忘了，也忽略了视觉之前，许多更原始的感官。

我在印度的文化里，感觉到许多嗅觉的开启。

印度教的寺庙总是充满了气味。燃烧的各种香木粉末的气味，热带浓郁的花香的气味，从鼻腔冲进，好像冲上脑门，把逻辑理性的思维都赶走了，视觉便有些恍惚迷离起来。

好像只要视觉一恍惚，原始官能细微的末梢，便纤细地蠕动起来。喝了酒，或陶醉在官能里的人，好像总是眯着眼，视觉也总是模糊朦胧的。视觉是通向理性的窗口吗？关闭了视觉这一扇窗，我们就可以找回潜藏的原始官能了。

印度教寺庙里热带的香料、香花、熟透的果实，好像是一种催眠，使人摇荡着进入一个被嗅觉气体弥漫的感官世界。

我去过印度的鹿野苑，佛陀第一次说法的城市，靠近恒河，我走到河边，路的两边，有些微火光，我走近看，是构木成床架，燃烧尸体。尸体四周，布满供奉的香花。木柴噼噼啪

啪，火光跳跃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气味，肉体腐烂的气味，油脂燃烧的气味，花的浓郁的甜香，混杂着毛发皮肤的焦苦的气味。

我闭着眼睛，静静站立，丫民，我觉得第一次嗅到生死的气味，这么真实，所有生存过的欲望，变成花香，柴火的干烈，肉体里的油脂、毛发、皮肤，随着火光，化成烟灰，多么复杂的气味啊！

所有的生命，不论如何存在过，最后都变成一种气味吧，停在空气中，久久不会散去。

气味消失，大概就真的消失了吧！

所以，我这么沉溺在一些气味里，是因为惧怕消失吗？

在母亲临终的床前，我把她的身体抱在怀中，我俯在她耳旁，念诵《金刚经》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我好像要安慰母亲，没有什么是永恒存在的。但是，丫民，在那一刹那，母亲忽然变成一种气味，包围着我，充满着我。

她没有消失，她转换成非常小的一种我看不到、摸不着的存在，变成了无所不存在的气味，随我走去天涯海角。

好像，最贴近我们记忆底层的感觉，常常是嗅觉，像母亲，像生死，像故乡。

什么是故乡的气味？

丫民，我说的故乡，并不是国家，国家是没有气味的，但是，故乡常常是一种气味，一种忘不掉的气味。

我相信故乡的气味是很具体的。

我记得的是家门口青草地上鹅粪和鸭粪的气味。夏天午后，被晒得炙热的土地，忽然被一阵暴雨激扬起来的尘土的气味，灰扑扑、带着温度的气味。台风过后，一条大河里漂来的冬瓜清新的气味，尸体胀满的死猪肉体的气味。我一闭起眼睛，那些气味就活跃了起来。

家门口有一口瓮，家家户户都把剩下的菜饭倒进去。傍晚时分，收集猪食的人，推着板车，把瓮里的菜饭倒进大桶里。大桶满了，摇摇晃晃，空气中便弥漫起许多食物馊酸复杂的气味，好像吃饱了以后，打了一个嗝，从胃里释放出来的热扑扑的气味。

下午市场收摊以后，我走过空空的、一个接一个的摊位。砧板上留着死去猪肉的味道，一点残存的血腥的味道，招来一群苍蝇。其实用视觉看，看不见什么，并没有血迹，所以，昆虫是比我们的嗅觉更敏锐的吗？

我眯着眼睛，走过去，鱼贩的味道很明显，好像那些虾、蟹、蚌、牡蛎、乌贼都还在。都变成看不见的魂魄，散布在空中。

还有青葱的气味，蒜的气味，姜的辛烈的气味，我停了一会儿，空气中停留着九层塔的气味，芫荽的气味，萝卜的气味，以及藕根的气味，很淡、很悠长的藕香，对自己的存在非常自在从容的气味。

在收摊以后的市场，那些气味，停留在空中，好像彼此对话，好像记忆着、论辩着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肉体，然而肉体已经消逝了，肉体已经一一升华成了气味。

丫民，我在想，有一天，我的肉体消失了，我会存留下一种气味吗？会是什么样的气味呢？

我童年的故乡有淡水河和基隆河，两条河流的气味，河岸边泥泞的气味，林投树和榄仁树的气味，密密的林木里，吊着的猫狗尸体的气味，招潮蟹一坑一坑洞穴潮湿郁闷的气味。

台风来临之前，空气里特别沉静的气味；我一路走过，田埂上有新蜕去的蛇皮的气味，有泥鳅和鳝鱼黏滑的气味。

一种紫色的豌豆花在竹架上绽放的气味，含笑在正午时浓郁不散的甜甜的香气。跟茉莉不一样，茉莉好像更远、更淡，

在脚跟下回旋，若有若无的气味。

丫民，篱笆边种了一排扶桑，绿色茂密的叶子，花很红，像一种喇叭形的吊钟。我喜欢把鼻子凑近花芯里，深深吸一口气，甜熟的气味，即刻沁入鼻腔。

故乡的记忆，是那么多挥之不去的气味，交错着，一点也不杂乱，好像归在记忆档案里的资料，一点都没有遗漏，随时一按钮，就一一出现了。

我第一次离开故乡，忽然发现周遭的气味变了，好像时差一样，故乡的气味，也会在夜里忽然醒来。在异地的夜晚，以为沉睡了，以为遗忘了，那气味却忽然浮起，使你无眠。

原来，乡愁也是一种气味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睡梦中，忽然会嗅到一种呛鼻的味道。很辛辣，咸而且苦，从热油中爆炒，升腾起热烈刺激的臭辣，我呛到鼻眼都是涕泪。好像是隔壁在用热油大火爆花椒、辣椒、豆豉、咸鱼。我醒过来，真的涕泗横流。但是，什么都没有，而那种气味，那么顽强，不肯消失。

我去过一条溪谷，两岸都是姜花。我坐在运送林木的大卡车上，海口方向吹来长长的风。姜花的气味，像一片细细的丝

绸，在我身体四周飘拂缠绕，我仰着头，闭起眼睛，那远远的姜花的香，来来去去，是这么真实的故乡的气味。

我觉得童年也是一种气味的记忆。

我的童年，有许多果树气味的记忆。夏天暑热的午后，庙墙后有一棵巨大的龙眼树。我从小学翻墙出来，背着书包，爬上龙眼树，躲在密密的枝叶里。外面日光叶影摇晃，隐约听见老师或母亲寻来，在树下叫着我的名字，但那呼唤的声音，被蝉声的高音淹没了。我一动不动，找到一处适合蜷窝身体的枝桠，好像变成树的一部分，而那时，龙眼树密密的甜熟的气味就包围着我。我闭起眼睛，好像在假寐，也像在做梦，梦里一串串累累的龙眼，招来许多蜜蜂和果蝇。我童年的梦，很甜很香，好像一整个夏天都窝在那棵树上，包围在浓郁的气味里做了一个醒不来的梦。

丫民，童年充满了气味，泡在盐水里的杨梅的酸酸的气味。凤梨削皮时刺激口液的气味。甘蔗田里，甜而燥热的气味。用草绳捆扎的大冰块沁凉的气味。泡在井水里刚捞起来的西瓜冰冽的气味。柠檬果树和荔枝树的气味。端午节悬挂在门口菖蒲与艾草的气味。母亲说，那气味可以阻挡妖魔邪祟，还



有雄黄酒在高粱酒里的气味，好像也可以除邪祟。

或许，民间一直相信，生活里的气味，都可以避除邪祟吧！

但是，记忆里学校好像是没有气味的。

校长每天朝会的训话，总是没有气味的，因此，也很难记忆。我记得的校长的气味，其实是他头发上油油厚厚的发蜡的气味。他说的话，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单单记得他头发上的气味。我有时想画一张小学校长的画像，那时我会闭起眼睛，努力回忆他头上发蜡的气味，而不是他口中每一天重复的训话。丫民，使一个人走向艺术的，不是教训，而是一些身体深处挥之不去的感觉记忆吧。

我徜徉在母亲、故乡、童年交错的气味里，像浮荡漂流在一片看不到边的大海中。丫民，你从南方回来的时候，要带回来海的气味好吗？